



国学典藏/叶匡政 主编

国学基本教材

孟子／大学／中庸卷
华语世界权威国学教材



行孝守悌，可说是十

分自然的事，并不须用尽脑

力去学习，有子曾说：「孝

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人如蒙蔽本心，不孝不悌，

必然无法立身处世。反之，

如果人人都能扩充良知良

能，那么家庭自然和谐圆

新华出版社

台湾地区沿用60多年国学基本教材，内地唯一引进版
任继愈先生作序并鼎力推荐！

本教材于1960年代开始编撰，40多年来由台湾李璠、陈新雄等国学教育精英修订数十次，印行上千万册，台湾青少年国学教育必修教材，90%以上台湾中校学生必修课程，培育和滋养了数千万台湾青少年的国学教材扛鼎之作。

OXUE JIBEN JIAOCAI
学生国学必修教材
李璠等著

们健康完整的身体，我们除了和事亲是一体的两面，不可分的是养志。人非禽兽，不是为了学习而废寝忘餐，为了而忽略了父母的志趣理想，

以反映出我们们多半疏于拂拭这面镜子，所不领情时，可能是我们的内心也是我们急功近利，思虑不够

因为只有要求自己，才能保反求诸己。



国学

十七

教材

严格忠实于原文，朴素、简要、有新意，且深入浅出，是一套很适合青少年读者的好书。

——任继愈

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



ISBN 978-7-5011-8226-8



9 787501 182268 >

定价：24.80元

国学基本教材

孟子—大学—中庸卷
华语世界权威国学教材

李盞等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学基本教材·孟子大学中庸卷 / 李 逦 等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7. 12

(纸生态书系·国学典藏 / 叶匡政主编)

ISBN 978-7-5011-8226-8

I. 国… II. 李… III. ①国学 — 青少年读物②大学 — 青少年读物③中庸 — 青少年读物④孟子 — 青少年读物 IV. Z126-49 B222.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92143号

高中中国文化基本教材

李 逦 等著

© 1999 由台湾正中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中国大陆简体字版 © 2008

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台湾正中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授权

版权登记号: 图字 01-2007-5598 号

国学基本教材·孟子大学中庸卷

作 者: 李 逦

责任编辑: 李国萍

策划编辑: 王 丽

特约编辑: 辛海峰 王江涛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0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1-8226-8

定 价: 24.80 元

本社购书热线: (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 (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任继愈

教书几十年，时时与青年接触，从青年身上看到他们追求理想，敢于幻想的精神，从中受到鼓舞。我曾替一位朋友的夫人在一所中学代过课，教过初中二年级的语文。

多年来我发现了一个普遍现象：奠定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不是在大学学了哲学或政治课开始的，而是在中学时代，从十二三岁随着身体的发育、知识的积累、意志的培养平行前进，同步开展的。再回想自己成长的过程，也是在中学时已经考虑过将来如何做人。

在应试教育的催化剂推动下，有的大学专门成立了少年班，有十四五岁的大学生，而且成绩优秀。这种情况，南方、北方各大学不乏先例。北京几所名牌大学，曾不断发生学生自杀的，也有拿到博士学位，有了工作后自杀的。

教育最终目的在于育人。人是社会的成员，社会培养他成长，成长后反过来为社会奉献他们的聪明才智。古今中外社会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对社会有用的人，不光有丰富的知识，还要关心国家大事，除了专业分工以外，还要熟悉祖国的历史、对世界大势有所了解，对艺术欣赏，辨别美丑，对人间的善恶有判断的能力。

还要具备健全的体魄，有操作现代工具的基本能力，包括语言的运用。要养成关心别人，帮助弱者，坚持真理的品格。这是一个现代公民必备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说首先是一个合格的公民，然后才是什么专家，什么大师。等等。

这样的基本要求，起码要有十几年的系统培养，十二三四岁的少年是

做不到的。必要的成功和挫折，对我们的青年人都是不可缺少的宝贵经验。

中学是为培养全面发展的幼苗打基础的阶段，只有语文课可以负担这个任务，其他课程无法替代。

王丽女士对中学语文教学有丰富的经验，更难得的是她有一颗热爱教育事业，关怀青少年的童心。她也是出入图书馆的常客。有一天她拿来一篇谈语文教育的文章给我看，其中的见解我很欣赏。这套台湾版的《中学国学基本教材》也是她让我看的。我看了选材篇目，选看了其中解说注释，认为选材精当，注解简明。按照学生的年龄理解能力，安排选材先后顺序，符合中学教学的要求。市场上见到的同类书籍中，这套教材的特色鲜明，优点突出。它不光是增加古汉语知识，对培养青少年品格全面发展也有益。

台湾和大陆，血脉文化本属同根。在众多繁茂的语文教材中增添一株奇葩也是一件好事，值得向社会推荐。

2007. 10. 23 北京



国学基本教材·孟子/大学/中庸卷

任继愈·序	1
孟子卷	1
论性善	1
一、人性本善	2
二、存养善性	10
三、存理克欲	20
论行为	31
一、行止务本	32
二、涵养操持	36
论教育	57
一、自动自发	58
二、确立标准	66
三、环境移人	75
论政治	83
一、民贵君轻	84
二、因先尊贤	105
三、仁者无敌	116
大学卷	121
中庸卷	143
附录一 孟子传略及其学术思想	159
附录二 学庸概说	177

国
学
基
本
教
材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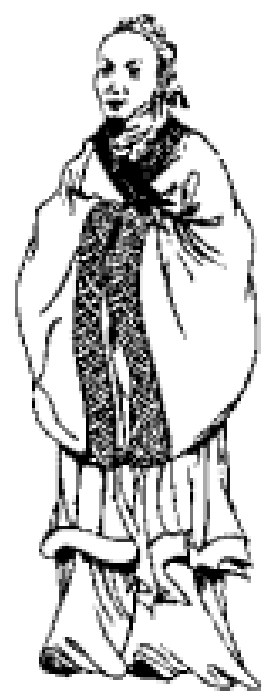
附录三 朱熹大学章句全文 194
附录四 朱熹中庸章句全文 197

代后记：承续中断了的文化血脉 203



国 学 基 本 教 材

孟子卷·论性善



本书第一卷属《孟子》选读，为期望学习者对于孟子学说能有更深入之了解，仍采用分类汇编方式，分为论性善、论行为、论教育、论政治四大类，每类之下，再依选辑章句之内容性质，分为若干节目，务使义理相近之章句，得以相互阐发贯通，以见孟子学说之精髓。

“性善”乃孟子之中心学说，其他如行为哲学、教育主张、政治思想等，无不渊源于此。是以本书所辑《孟子》章句，亦以“论性善”为先。

在“论性善”中，又依其内容分为“人性本善”、“存养善性”、“存理克欲”三大部分。首列“人性本善”，意在阐明人性本善，乃自其善端见。人性之善端，犹如火之始燃、泉之始达，必须存而养之，扩而充之，而后才能保有此善性，故“存养善性”极为重要，分次于“人性本善”之后。而存养之道，则须明辨理欲，故“存理克欲”又次于“存养善性”之后。

資
乎
船
學

一、人性本善

孟子以为人性本善，这性善说便是孟子学说理论的核心，其行为哲学、教育哲学及仁政学说，都是根据此性善学说推衍而来。孟子的性善说立论于人具有四种善端，这四端有如人的四肢，是生而具有的，不是后天外加的。而这四端也就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不过，孟子虽然主张仁、义、礼、智四端，乃人本心所固有，但人之所以不能纯然为善，甚或变而为恶，往往是因后天物欲所蔽或受到不良环境的影响，而丧失了本心。因此，孟子以为人必须存养本心，扩充善端，这样才能挽救人心的陷溺，形成王道的政治。故本节选录“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口之于味也”、“性无善、无不善也”四章。

(一)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①。先王^②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③。”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④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隐^⑤之心；非所以内交^⑥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⑦于乡党^⑧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⑨也。

由是观之，无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隐之心，仁之端^⑩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⑪；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⑫，泉之始达^⑬。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⑭；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孙丑》上·六）

章旨

孟子勉人扩充四端，即足以保四海而王天下。

注释

①不忍人之心 怜恤别人的心情。不忍，对别人的不幸感到难过和同情。

②先王 上古的圣明君王。如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

③运之掌上 运转小物件于手掌上。比喻很容易。

④孺子 儿童、小孩。

⑤怵惕惻隐 惊惧、伤痛。怵，音 chù。朱熹《孟子集注》：“惻，伤之切也；隐，痛之深也。”

⑥内交 与人结交。内，音 nà，今作“纳”。

⑦要誉 追求好名声。要，音 yāo，追求。

⑧乡党 乡里、同乡的人。周制以五百家为党，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

⑨非恶其声而然 不是因厌恶名声不好才如此。声，声誉、名声。

⑩端 端绪。这里指人性中所具有的仁、义、礼、智四种道德观念的端绪。

⑪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仁、义、礼、智四端和四肢一样，都是与生俱来的，是固有的。四体，四肢。

⑫然 古“燃”字。

⑬达 流出、涌出。

⑭保四海 指保有天下。四海，犹言天下。

析论

本章是孟子阐述“性善”基本理论的一章。他认为人性皆具有善端，

人生一切善行，国家一切善政，都是此四善端扩而充之的结果。若善端尽失，则无礼无义；无礼无义，其与禽兽何异？人性的完成，道德的完备，在于后天不断的存养扩充。所以善端虽小，如能推扩充实之，以仁善之心行仁善之政，那么看到人民遭冻馁、罹灾患，必然怜恤之、拯救之、保爱之，这就是不忍人之政。世间一切有益人类的伟大功业，其起源常不外是由于心中的一点善端，只要能扩而充之，则世人并受其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涓涓之水，可以成河。这里孟子以泉、火为喻，极写扩充之后，不但足以事父母，更可以保有四海。

至于善端的扩充，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说：就个人来说，能扩充善端，从事于个人的修养，就可以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这是独善其身的表现。就国家来说，从事于人群的服务，就可以推行王政，功至于百姓，而保有天下。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这是兼善天下的事业。

其实，在政治上我们固然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在日常生活中也必须发扬恻隐的仁心，随时替人设想。众人总爱评论现今社会的各种乱象，而多所感慨，如果我们深一层探究，是不是由于大部分人没有扩充其不忍人之心，才会造成这种现象呢？

(二)

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①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②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尽心》上·一五）

章旨

孟子言爱亲敬长，乃人之良知良能，勉人加以扩充，而达于天下。

注释

①良能 与生俱来的能力。下句“良知”解法同此。

②孩提 指两三岁的儿童。

析论

四端是孟子性善说的基础，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所在，与四端相应的即是仁、义、礼、智四德。然则四端从何而来？依孟子所言，四端有如人的四肢，是生来就有的，不是后天加上去的。本章所说的不须经过后天学习、思虑的天赋本能（良知良能），亦即孟子性善说里的四端。这只是善的萌芽，还不是善的完成，善的完成有待后天的扩充。

儒家肯定人与人之间必有某种适当关系，再由此界定伦理上的道德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直接的是家庭中的亲子关系与手足关系，这两种关系正是“孝”与“悌”的基础。孟子此章特别说明孝悌是每一个人的良知良能，是不经学习就能行，不经思虑就能知的。小孩子的生命经验极为单纯，完全依赖父母的照顾和兄长的呵护成长，所以等到年龄稍长，自然对父母孝爱，对兄长尊敬。

行孝守悌，可说是十分自然的事，并不须用尽脑力去学习，有子曾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人如蒙蔽本心，不孝不悌，必然无法立身处世。反之，如果人人都能扩充良知良能，那么家庭自然和谐圆满，社会自然和谐安定。

(三)

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①也，四肢之于安佚^②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尽心》下·二四）

章旨

孟子借性与命之辨，勉人不可以耳、目、口、鼻等嗜欲为满足，当努力追求仁、义、礼、智的圆满实践。

注释

①臭 音 xiù，本义为气味，这里指芳香之气。

②佚 逸也，安逸、不劳动。

析论

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乐音声，鼻之喜芬香，四肢之思安佚，是性。但这性，并非孟子所说“性善”之性，而是“生理欲望”之性。孟子虽然承认生理官能种种欲求是人性，但他并不以为这是真正的性。因为人如果无节制地追求物欲的满足，便会让自己受物欲所役而失去常轨。再说物欲的满足，是求之在外，未必是求则得之，亦非人生价值所在，所以有德的君子，不会以生理之性为性。

告子曰：“食、色，性也。”可见当时有人认为食、色、声、安佚等，都是人的本性，是人人都是可以求得的。孟子生怕这种观念一旦漫延开来，会误导大家都去追求这生理官能的享受，而忽略善性的存养与扩充，所以特别加以分辨，以厘清正确的观念。食、色之性是属于生理欲望的性，仁、义、礼、智之性是属于淳然至善的本性，二者必须加以区隔。虽然这两种性都是与生俱来的，但是最大的区别，在于一种是可求而不必可得，一种是可求而必可得的。可求而不必可得的，这里面还牵涉到命有定分的因素在，是自己无法全面掌控的。就像食、色之类，不是自己想要就可以得到的，如果要强求，必定会走到作奸犯科的死路上去。所以孟子不认为这是性。至于仁之于父子，义之于君臣，礼之于宾主，智之于贤者，圣人之于天道，这些关系固然也有命的成分在，但是却是自己可以掌握的，因为仁、义、礼、智都是我所固有的，并非从外附加的；都是可求而必可得的。所以孟子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性，这才是大家所要全力追求的。

(四)

公都子^①曰：“告子^②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

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③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④；以瞽瞍^⑤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⑥。’今日‘性善’，然则彼皆非与？”

孟子曰：“乃若其情^⑦，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⑧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⑨，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⑩。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⑪者，不能尽其才者也。《诗》^⑫曰：‘天生蒸民^⑬，有物有则^⑭；民之秉夷^⑮，好是懿德^⑯。’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告子》上·六）

章旨

孟子辟公都子之惑，以为善性是人所固有，仁、义、礼、智，自根于心，求则得之，舍则失之。

注释

①公都子 孟子弟子。复姓公都，名不详。

②告子 姓告，名不害，兼治儒、墨，尝学于孟子。

③幽厉 指周幽王、厉王。二人皆昏庸暴虐无道之君。幽、厉皆古之恶溢。

④象 舜异母弟。性傲，尝与父亲瞽瞍谋杀舜，未遂。及舜为天子，封之有庠（音 bì），在今湖南道县北。

⑤瞽瞍 音 gǔ sǒu，舜之父。瞽、瞍皆盲也，舜之父并未目盲，因爱后妻所生子象，而数欲杀良善之舜，与目盲相去不远。

⑥微子启王子比干 二人为帝乙之弟，皆纣之叔父。

⑦乃若其情 如果顺着人性本善之情。乃，如果。若，顺也。

⑧才 材也，犹材质，言人初生之质也。

⑨非由外铄我也 非由外在强加给我。铄，音 shuò，以火销金。

⑩耳矣 而已矣。

⑪或相倍蓰而无算 有的人相差一倍、五倍乃至于无数倍。或，代词，相当口语“有的人”。倍，一倍；蓰，音 xǐ，五倍。无算，犹言不可计数。

⑫诗 指《诗经·大雅·烝民》篇。

⑬蒸民 众民。蒸，《诗经》作“烝”，众也。

⑭有物有则 凡有名物，必有法则。如父子有慈孝之心，兄弟有手足之爱。

⑮民之秉夷 民所秉持的常性。夷，《诗经》作“彝”，常也。

⑯好是懿德 人之情无不爱好善美之德。懿，善、美。

析论

本章旨在证成善性为人所固有。与孟子同时，讨论性的善恶问题的，除了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之外，据公都子所说，还有“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与“有性善、有性不善”两说。前者举“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为证；后者举“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为证。孟子则主张“性”本来是善的，是人人都具有的。只要存养他，就能为善；如果放弃他，就成为不善。存养与放弃，都是后天的作为，与先天的禀赋是无关的。

他认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此“四端”是性善的本源，而“四端”所系的仁、义、礼、智，就是人在生活中具体的行为表现。有此四端，人便成其为人。有恻隐之心，便能仁爱怜恤；有羞恶之心，便知礼、义、廉、耻；有恭敬之心，便会谦让有礼；有是非之心，便晓得去取正误。假使失去这四端之心，则与禽兽无异，孟子直斥为“非人”也。

善性虽人所固有，但人受环境的影响，在种种情况下，可能一时迷失、犯过，甚至为恶。而人世间也存在许多人为的不善，如据孟子人性本善之说来看，这是善性一时被蒙蔽了。假使人能努力存养扩充此善性，便能成圣、成贤；反之，则为盗、为奸，这不是本性有所不同，而是不能时刻警醒以尽其性的缘故。所以我们实在没理由自认无此善性而不能为善。

问题与讨论

1. 什么是“不忍人之心”？处于今日社会，我们要如何扩充“不忍人之心”？请举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加以说明。
2. 请说明“四端”和仁、义、礼、智的关系。
3. 孟子认为善性是人所固有的，既然如此，为什么社会上还有为非作歹、作奸犯科的人呢？



析论

牛山有生长存养草木的本性，这种本性时时刻刻都存在着，而且时时刻刻也都在育养草木的。

人天生就有良心，这良心也是时时刻刻能够发生它的作用，如果人依着良心来行事，那么所言所为，就能合乎仁义。这个良心是与生俱来的，也称为仁义之心。

牛山的树木被斧斤砍伐了，新生的嫩芽又被牛羊吃掉了，所以变成光秃秃的，这不是牛山没有生长存养树木的本性，而是外在的力量戕害了牛山育养的本性。

人也会做出不合仁义的事情来，那是放失了良心的缘故。一个放失了良心的人，经过一夜的清静休养，也能培养出一点清明之气。有了这一点清明之气，与一般人的所好所恶，相接近的也只有那么一点，但是醒来之后，与物交接，难免又要受到物质的诱惑。如果存养本性的功夫不够强，不够坚定，这些夜里滋长出来的一些清明之气又会丧失掉，而做出不合仁义的事情来。这种情形一再地反复产生，形成了惯性，遮蔽了良心。表面看去，这个人好像没有良心，其实他能自觉良心的存在，做错事也会羞愧痛苦。无奈只是敌不住外在的诱惑，良心的力量冲不出心魔的重围，因循苟且，遂成为十足的坏人。于是大家就认为他没有仁心善性，生来就是坏人，难道人真的没有善性吗？

所以我们要认识到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所有的恶习都是后天沾染的。譬如考试之后，成绩不够理想的人，都会自责考前不用功，这证明他有良心——善良的本性，才懂得自责与后悔。不过这种良心发现之后，便应该好好用功，加倍努力。否则一受外力影响，又会偷懒贪玩，下次考试时，成绩仍然不理想，看在大家眼里，以为这是生来就偷懒贪玩的劣根性。难道是真的没有善良的本性吗？其实不然。所以孟子告诫我们要把持本性，不要丧失良心。

乐相处，共成一体，这就叫做“正路”。这“安宅”与“正路”是人的心原本所具有的，只要顺着去做，就能使自己的人生成为真实有意义的存在，但是却有很多人漠视自己内心的真实感情而弃之不顾，白放着人生美好的大道而弃之不行，结果徒然使自己陷溺于冲突矛盾、痛苦迷惑之境，这不是很悲哀吗？这些人就是“自暴自弃”的人。对自暴自弃的人，跟他说什么话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不信仁义，所以也就“言非礼义”；跟他一起从事事业也不能成功，因为他不能“居仁由义”，处处都会和社会环境相冲突。像这样不能居于“安宅”、行于“正路”的人，真是可哀。其所以如此，乃是自放其良心，不能存养善性的缘故。

人生在世，父母是我们最好的保护者，老师是我们最好的指导者，听从父母或老师的指引，就是属于“居仁由义”的事，但是有些处于叛逆期的青少年，往往无视于仁义，到头来成为问题青少年，这不是很悲哀的事吗？读了此章，真要好好思考反省啊！

(三)

孟子曰：“仁，人心也^①；义，人路也^②；舍其路而弗由，放^③其心而不知求^④，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一一）

章旨

孟子言为学之本，在求其放失的本心。

注释

①仁人心也 仁，是人人固有的爱人之心。

②义人路也 义，是人人应该走的大路。

③放 亡失、丢失。

④求 寻找、找回。

析论

孔门有三千弟子，最被孔子许为好学的是颜回。颜回的成就属于德行科，可见孔子的教学最终目标除了知识的长进外，最重要的是道德的培养。孔子的道德总概念是“仁”，孟子则开展为“仁、义、礼、智”四项，四项之中，孟子尤重仁、义，认为仁、义之心是人的良心本性，一切道德的培养要依乎仁、义来发展。孟子说仁是人心，是人之安宅；义是人路，是人之正路。做学问如果不依仁、义，所学得的只是外在的知识。试看有些知识分子学问渊博，但是枉法坏纪，作奸犯科，这种学问要了又有何用？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真是一语中的。学问之道最重要的是把放失的仁、义之心找回，然后掌握住这颗心，无论进德修业，或是待人处事，都不至于有所缺失。

“求放心”，就是求其本心，也就是仁、义之心。能守住仁、义之心，不让它放失，这是存养的学问；胡思乱想会放失仁、义之心，因而必须时时警惕谨慎，这是慎独的学问；心已放失而把它找回，这是善于反省的学问。心归于仁、义，是仁之事，而使心归于仁、义，即“求放心”，是义之事，仁、义二事相辅相成，所以朱熹说：“仁者，心之德……不可须臾失矣。”“义者，行事之宜……不可须臾舍矣。”正是这个道理。

(四)

公都子问曰：“钧^①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

孟子曰：“从其大体^②为大人，从其小体^③为小人。”

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

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④；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⑤。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⑥，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⑦，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告子》上·一五）

章旨

孟子以为心是人之大体，能先立其大者，则耳、目小体之欲，不能夺其大，此所以为大人。

注释

①钧 通“均”，同样。

②从其大体 随着本心所具的善性行事。从，随。大体，朱熹《孟子集注》：“心也。”

③从其小体 随着耳目之类的欲望行事。小体，朱熹《孟子集注》：“耳目之类也。”

④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 耳目等器官，不会思想，因而易受声、色等外在事物的蒙蔽。

⑤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 耳目等器官，由于不会思想，所以跟“物”无异。既成了“物”，一和外物接触，就会被引诱了。

⑥思则得之 心能思想，就能得到仁、义、礼、智等义理。

⑦此天之所与我者 这三者（耳、目、心）都是上天赐与我们的。

析论

人身有五官，所谓五官是指耳、目、口、鼻、心。耳之官职司听觉，目之官职司视觉，口之官职司味觉，鼻之官职司嗅觉，心之官则主宰人的思考。五官虽都是人体的一部分，但只有心之官能思考，孟子就把心之官视为“大体”，其余不能思考的器官视为“小体”。

一个人如果能依照心之官的思考来行事，这就是所谓的“从其大体”，因为心之官的思考，能令人辨别是非善恶，于是能谨言慎行，进而合乎仁、义、礼、智，这样就能修养成为“大人”。反之，如果舍弃心之官的思考，完全任令耳、目等器官的嗜欲发展，耽溺声色之娱，而不辨是否合于礼、义，那就与一般动物无别，这就是所谓的“从其小体”。凡“从其小体”的人，自然成为小人。

本章公都子二问，孟子二答，一层深入一层，第二次问答，归根究

底，最需玩味。耳目之官，不能思考，则与物类无异，一旦与其他物类相接触，如果无心官主宰，则引而与物类合流，亦即蔽于物，这是“从其小体”的原因，因此，孟子要我们时时操持涵养心志，只要能操持涵养，就不会被物类所蔽，声色所迷，这种时时操持涵养就叫“立乎其大者”。能立乎其大者，就不虞不能成为大人了。

可见心之官虽能思考，但如果不去思考，心就不能得其用，这和前三章所谈人有与生俱来的善性，而善性需要存养才能发用，道理正是一致。

建筑工人盖房子，总是先把四角的大柱子立好，然后再把柱子与柱子间的墙壁砌起来。先立大柱子，就像孟子所说的“立乎其大者”。大者一立，其余的枝节末端，不就很容易处理了吗？

(五)

孟子曰：“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无尺寸之肤不爱焉，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所以考^①其善不善者，岂有他哉？于己取之而已矣。体有贵贱，有小大^②；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今有场师^③，舍其梧楸^④，养其槲棘^⑤，则为贱场师焉。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则为狼疾人^⑥也。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告子》上·一四）

章旨

孟子教人养身，不可以小失大，因贱害贵。

注释

①考 考察、审察。

②体有贵贱有小大 人的身体可分为贵而大与贱而小两部分，贵而大指心志，贱而小指口腹。

③场师 治理场圃的人。

④**梧檟** 两种木本植物，皆为材木之美者。梧，梧桐。檟，音 jiǎ，或作榘，即楸（音 qiū），叶似桐。

⑤**槲棘** 两种木本植物，皆非美材。槲，音 èr，酸枣。棘，小枣。

⑥**狼疾人** 狼藉谬乱之人，即不知治病之人。狼疾，即狼藉、谬乱之意。

析论

告子说：“食、色，性也。”食是为了维持生命，色是为了延续生命，都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生命条件，但是生命的意义，不只是食与色而已。在孟子的生命意义中，口腹饮食，只是属于小而贱的部分，相对的，属于大而贵的部分，就是心志的培养。

小与大、贱与贵，都是相对的概念，它们是同时存在，是一体的两面，口腹之欲与心志之养，就生命来说，是同等重要，但就生命的意义来说，就有小大贵贱的区别了。孟子曾以鱼与熊掌为例，说明舍生取义的道理。生命谁不爱惜？但为了义，可以舍弃生命，可见所欲有甚于生者。在生与义二者不可得兼时，义就显得大而贵，而生就显得小而贱了。孟子心目中，人类若只追求口腹之欲的满足，那与一般动物并无两样，所以心志之养，自然显得大而贵了，而口腹之欲，自然显得小而贱了。

人世间，对于轻重缓急、贵贱大小的观念不清楚的人很多，譬如官吏贪图小利，接受贿赂，因而断送了百姓的福祉、国家的发展。又如学生平日不知用功，只知投机取巧，企图考试侥幸得分，这样对于自己的学问绝无帮助，而且良心也会不安，这些都是以小失大、以贱害贵的具体事例。所以必须是身心并进、灵肉一致的人，才是一个完美的人。

问题与讨论

1. 孟子以“牛山濯濯”比喻什么？研读本章，你有什么感想？
2. 孟子所云“自暴自弃”，与现代社会所认知的“自暴自弃”有何异

同？请说出你的看法。

3. 孟子之“求放心”和现代人所说的“放心”，意义有无差别之处？试举实例以说明之。

4. “操存舍亡”与“养其大者为大人，养其小者为小人”有何关联性？请说出你的看法。



三、存理克欲

仁、义之道是孟子思想的核心，而仁、义发自人的本心（良心），因此孟子主张存养本心，保持其纯然至善。本节首先编列“养心莫善于寡欲”章，说明存养本心之道在于克制口、鼻、耳、目等欲望。若能养心，自然彰显义理，而能在死、生、义、利之际，知所省察，知所抉择，因此编列“鱼我所欲也”章为第二章。人若放失本心，不择手段，惟富贵利禄是图，无耻败德，殊为可鄙，故编列“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章为第三章。实践仁义之道，必然加以扩充，修己以安人。是以君王为政治国，当依仁义而行，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人伦之际，都怀仁义以相接，然后才能“王天下”，故编列“孟子见梁惠王”章、“宋牼将之楚”章为第四章、第五章。虞舜时时积德为善，居天子之位，使人人各得其所。存理克欲，将仁义扩而充之，必将达此境界，故编列“鸡鸣而起”章，次于末。

(一)

孟子曰：“养心^①莫善于寡欲^②。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③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尽心》下·三五）

章旨

孟子强调存养本心之道，莫善于寡欲。

注释

①心 指人类本有的善心。

②寡欲 减少私欲。寡，少，此处作动词用。欲，口、鼻、耳、

目……等的欲望。

③不存焉者 本性不存于心的情况。焉，代词，指“心”。者，代词，指“情况”。

析论

人类的嘴巴喜爱尝可口的滋味，鼻子喜爱闻芬芳的气息，耳朵喜爱听悦耳的音乐，眼睛喜爱看美丽的景观……只要口、鼻、耳、目、四肢与外在的事物相接触，就会产生形形色色的欲望。这些属于生理作用层次的欲望，往往使人陷溺其中，不能自拔。于是本有的善心就坠入人欲之海，载沉载浮；若不及时援救，必将沉沦灭没！

面对人欲横流的危机，孟子提出了解决之道。孟子主张人类应该减少欲望，节制私欲。寡欲的效果，在于减少外物的诱惑，更进而彰显善良的本心，使我们的生命超越生理的层次，提升到义理的境界。孟子相当含蓄地指点：一个人要是能寡欲，就算有“义理不存于本心”的情况，恐怕也是很少吧！反之，一个人要是多欲，必然深陷物质欲望之海，无法自拔；在这样困绝的地步，还能保持本心，也是很少的。如果丧失了本心，试问人和禽兽又有什么不同呢？

当代科技急速发展，人类的生活水准日增月进；而各种物质的享乐，更是花样翻新，诱惑世人！人心为之陷溺，良知因而蒙蔽，乱象纷呈，罪孽横行，比比皆是。比方说，汽、机车原是用以便利交通的，却成了某些人飙车的工具，为的只是满足一时的快感！电脑原是研究学术、改善生活的利器，却成了某些人巧取豪夺、经济犯罪的工具，为的只是满足个人的私欲！如果人人都能节制欲望，存养本心，必能以此善心，妙运科技，福国淑世，对人类有深远的贡献。

(二)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①，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②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③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一箪^④食，一豆羹^⑤，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噀尔^⑥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⑦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⑧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⑨与？乡^⑩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告子》上·一〇）

章旨

孟子论人之所欲、所恶，有甚于生、死，但是生与死应以义为取舍标准，勿因一己私欲而失其本心。

注释

①熊掌 熊的脚掌，又名熊蹯（fán），滋味肥美，属珍贵的食品。

②苟得 苟且求生。

③辟 音 bì，通“避”。

④箪 音 dān，盛饭的圆形竹器。

⑤一豆羹 一碗羹汤。豆，古代木制的盛器。

⑥噀尔 大声吆喝的样子。噀，音 hū，通“呼”。尔，词尾。

⑦蹴尔 用脚拨移的样子，蹴，音 cù，蹋、践踏。“蹴尔”的语法结构和“噀尔”相同。

⑧万钟 指丰厚的俸禄。钟，量器名，容六斛四斗。

⑨得我 即德我，对我感恩怀德。

⑩乡 音 xiàng，通“向”，曩昔、以前。

析论

孟子认为“义”的言行准则是从“羞恶之心”发展出来的，而“羞恶之心”发自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良心。有良心的人，就能分辨什么是公义、节操，什么是小利、私欲。生死事小，良心事大。一般人的良心常不免被私欲蒙蔽，于是见利忘义，巧取豪夺！然而，贤人君子持守义理，存养本心，不以私欲、小利为利，而以公义、天理为利，所以能养成高尚的节操和完美的人格。孟子认为人是“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的，他举了两个例子说明这样的道理：

一、鱼与熊掌的取舍 熊掌和鱼都是自己所喜爱的佳肴，但是熊掌的滋味尤胜于鱼。假使在这两道佳肴中只能择一而食，绝大多数的人必然会选择更美味、更珍贵的熊掌。这个例子说明每个人都希望追求更好的事物，生与死的取舍亦复如是。

二、箪食豆羹与万钟之禄的取舍 每个人都爱生恶死。假使不吃这箪食、豆羹，就会饿死。但是当别人“噶尔、蹴尔而与之”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就宁死而不愿接受它了。什么道理呢？没有尊严嘛！

人都是喜爱富有，厌恶贫穷的。一旦万钟之禄当前，许多人就心花怒放，头脑不清了；人性的尊严、礼义的价值都忘得一干二净！为了财货权势，什么肮脏的、不道德的勾当都做得出来！

面对生死的抉择时，接受箪食、豆羹，都要明辨礼义；为什么没有生死的逼迫时，对于高官厚禄反而不讲求辞受取与的分际呢？这不是相矛盾吗？

从第一个例子可知，人都是要追求更好的事物、更高的境界。从第二个例子可知人性的尊严、礼义的价值，人类的良心是比生死来得更重要的。因此，即使是万钟之禄当前，也应该“不为苟得”，因为还有高于万钟之禄的价值在。即使是面临死亡，也不应放在眼里，因为尊严的丧失、人格的破产，比死亡还要令人憎恶。

为什么有这样的道德感呢？因为人都有羞恶之心，都有与生俱来的良心。而这良心是要善加存养的，必须如此，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才能确立。必须如此，人的社会才能和谐而有条理，才不致沦为禽兽之域。历史上许多贰臣，卖国求荣，像宋代的秦桧、明末的洪承畴，之所以遗臭万

年，就是因为“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试问那不义的高官厚禄对他们的人格气节“又何所加焉”呢？

(三)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①出，则必饜^②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饜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③来。吾将眴^④良人之所之^⑤也。”蚤^⑥起，施从^⑦良人之所之，遍国中^⑧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⑨，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饜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⑩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⑪。而良人未之知也^⑫，施施^⑬从外来，骄其妻妾。

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离娄》下·三三）

章旨

孟子引述齐人乞食墦间、骄其妻妾的故事，以比喻不择手段，追求富贵利达而骄人之可耻。

注释

- ①良人 妻子对丈夫的称呼。
- ②饜 音 yàn，饱。
- ③显者 富贵的人。
- ④眴 音 jiàn，窥视。
- ⑤所之 即所往，指前往的地方。
- ⑥蚤 音 zǎo，通“早”。
- ⑦施从 躲躲藏藏地跟着。施，音 yí，通“迤（yí）”，斜行。

⑧国中 都城之中。

⑨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 最后走向东门城外坟墓间那些祭坟的人。卒，最后。郭，外城。墦，音 fán，坟墓。“之东郭”的“之”是动词，“往”的意思。

⑩讪 音 shàn，埋怨责骂。

⑪中庭 即庭中、堂阶前。

⑫而良人未之知也 可是丈夫还不知道这件事呢。“未之知”即“未知之”，不知此事。

⑬施施 音 shī shī，喜悦自得的样子。

析论

孟子经常讲述小故事，说明大道理。引证譬喻，適切中肯。他曾用“五十步笑百步”的故事告诉梁惠王治国之要，在于推行王道政治，才能深得民心的道理（《梁惠王》上·三）；也曾用“一傅众咻（xiū）”的故事告诉戴不胜环境对人影响的深远（《滕文公》下·六）。像这样隽永的篇章，在《孟子》书中，几乎触目即是，不可一二数。本章第一段“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就是一则生动的故事，孟子借这个故事警惕世人要有羞耻心，有羞耻心才足以修身崇德，振家昌国。

妻子心目中的“良人”，本应有健全的人格，高尚的志节，肯吃苦耐劳，愿打拚（pàn）上进，以建立幸福的家庭，开创美满的人生。这样的“良人”，才足以“仰望而终身”。然而孟子口中这个“齐人”，竟然那么没出息！他竟日乞食墦间，酒醉肉饱，回到家中之后，还不知羞耻地“骄其妻妾”，骗她们说某某富人、某某显宦请他吃饭。这个“齐人”一则用子虚乌有的虚荣“欺”其妻妾，一则大言不惭地“骄”其妻妾，有这两项恶劣的行径，尚且沾沾自喜，不自以为非，真是不知“羞耻”为何物！“良人”不良，一至于此！孟子冷隽幽默的讽刺，诚然足以发人深省。

社会上有些人只是谄媚逢迎，巧取豪夺，图谋富贵以骄人；有些人一味作奸犯科，杀人越货，以谋取财富，向人夸耀；另有好色之徒，专事骗情、骗色，以向人炫耀……这类无耻、败德之徒，套用孟子的话：“其家人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顾炎武曾经痛心地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知识分子或人民的公仆要是恬不知耻，只是追求个人的富贵，那么国家的前途就让人担忧了。

(四)

孟子见梁惠王^①。王曰：“叟^②！不远千里^③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④？’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⑤，而国危矣。万乘之国^⑥，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⑦。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⑧。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⑨，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⑩。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梁惠王》上·一）

章旨

孟子劝梁惠王倡行仁义，勿使上下交征利而危及国家。

注释

①梁惠王 即魏惠王。姓魏，名罃（yīng）。“惠”为谥号。旧都安邑（今河南安邑县），后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故称梁惠王。

②叟 音 sǒu，长老之称。

③不远千里 不以千里路途为远。

④何以利吾家 如何有利我的家。家，大夫之家。

⑤上下交征利 上下相互征取财货利益。征，取。

⑥万乘之国 拥有万辆兵车的诸侯国。乘，音 shèng，一车四马为乘。

⑦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 在万乘之国中获得了千乘兵车，在千乘之国中获得了百乘兵车，不能说不多了。

⑧餍 音 yàn，满足。

⑨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 没有一个有仁德的人会遗弃他的父母啊！

⑩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没有一个讲道义的人会把他的国君抛在脑后啊！

(四)

庄暴^①见孟子，曰：“暴见于王^②，王语^③暴以好乐^④，暴未有以对^⑤也。”曰：“好乐何如？”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⑥！”

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⑦好世俗之乐^⑧耳。”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今之乐由^⑨古之乐也。”

曰：“可得闻与？”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⑩？”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

“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⑪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⑫之音，举^⑬疾首蹙頞^⑭曰：‘吾王之好鼓乐也，夫何使我至于此极^⑮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⑯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⑰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也，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梁惠王》下·一）

章旨

孟子听闻齐宣王好乐，因势利导，鼓励宣王与民同乐，施行仁政。

注释

- ①庄暴 齐宣王臣子名。
- ②暴见于王 庄暴觐见齐宣王。
- ③语 告诉，动词。
- ④好乐 喜欢音乐。好，音 hào，动词。

⑤未有以对 没话好作回应。

⑥其庶几乎 大概有希望吧？其，大概。庶几，希望。

⑦直 只是。

⑧世俗之乐 流行音乐。

⑨由 同“犹”，相类似。

⑩独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自己听音乐的快乐，比起和大家听音乐的快乐，哪一种比较快乐？乐乐，音 yuè lè，上“乐”字作动词用，指聆听音乐。

⑪鼓乐 演奏音乐。鼓，敲击、演奏，动词。

⑫管箫 笙、笛一类的管乐器。管，笙。箫，音 yuè，短笛。

⑬举 皆、都。

⑭疾首蹙頞 皱着眉头，感到头痛。蹙，音 cù，紧缩。頞，音 è，额头。

⑮至于此极 沦落到这样惨极的地步。极，指穷蹙至极。

⑯田猎 打猎。田，通“畋”，猎也。

⑰羽旄 旗帜。羽，雉羽。旄，音 máo，牦牛尾。二物并可作旗杆上的毛饰，因借代为旗帜。

析论

本文分四段。

首段交代背景，记述孟子听说齐宣王喜欢听音乐，打算利用机会进谏的事实。二段叙述宣王闻言面红耳赤，惭愧自己只喜欢俗乐，却不喜先王之乐；孟子则告以音乐不由今古、雅俗定高下，却由独享、共赏见差异，暗示宣王施政必须以民意考量。第三段孟子用反问的方式，让宣王自行体认与民共享的重要性，诱导他能真切地关怀人民。最后一段，孟子设譬，借人民的直接反应加以说明，让宣王解悟，原来施政只要能以民意为重，便能获得人民的拥护。

由首段可以看出，不管任何事件、任何场合，孟子都要加以把握，以便进谏的热情。由次段可以看出，即使对方有所托辞，孟子都可以继续谈话主题，不使中绝的言辩技巧。第三段音乐今古不须分别，却须注意独、

众、人、我的一段说辞，展现孟子善用反问，期使对方自行体会的议论技巧。末段则见孟子善借比喻说理的功力。

孟子主张今乐、古乐，其为乐则一，不必作区分，重点只在告诉宣王，凡事必须以民为重，能得民心；民心既聚，才得人和。否则即使是演奏《咸》、《英》、《韶》、《濩》等古圣王的乐曲，人民也将闻乐而疾首蹙额，不仅无补于治，还可能引发民怨。

不拘形式，直指本质的言辩技巧；一切行政，皆以人民为重心的施政原则，是孟子在本文中提供给后世的珍贵礼物。

(五)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①，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②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③，则王乎^④！”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⑤而王，莫之能御^⑥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龁^⑦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⑧。”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⑨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⑩也，臣固知王的不忍^⑪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⑫，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⑬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⑭？王若

隐^⑮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⑯焉？”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曰：“无伤^⑰也，是乃仁术^⑱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⑲庖厨也。”

王说^⑳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㉑。’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㉒。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曰：“有复^㉓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㉔，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㉕，而不见舆薪^㉖。’则王许^㉗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㉘，何以异？”

曰：“挟太山以超北海^㉙，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㉚，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㉛；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㉜，天下可运于掌^㉝。《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㉞。’言举斯心，加诸彼^㉟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㊱所以大过人^㊲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权^㊳，然后知轻重；度^㊴，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㊵，王请度之！抑^㊶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㊷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

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㊸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王笑而不言。

曰：“为肥甘^㊹不足于口与？轻煖^㊺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㊻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①土地，朝秦、楚^②，莅^③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④，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⑤也。”

王曰：“若是其甚与^⑥！”

曰：“殆有甚焉^⑦！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曰：“可得闻与？”

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⑧；齐集有其一^⑨。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⑩！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⑪皆欲藏^⑫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⑬其君者，皆欲赴愬^⑭于王。其^⑮若是，孰能御之？”

王曰：“吾惛^⑯，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曰：“无恒产^⑰而有恒心^⑱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⑲，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⑳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㉑，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㉒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㉓善，故民之从之也轻^㉔。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㉕，奚暇^㉖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㉗狗彘^㉘之畜^㉙，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㉚，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㉛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㉜不负戴^㉝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七）

章旨

孟子劝请齐宣王放弃霸业的野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保

民而王天下。

注释

①**齐桓晋文之事** 齐桓公、晋文公称霸诸侯的事迹。齐桓公，姓田，名小白，齐襄公弟。襄公无道，小白出奔莒，襄公被弑，归国即位，用管仲为相，尊周室，攘夷、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姓姬，名重耳，晋献公次子。献公宠爱骊姬，杀太子申生，重耳奔狄。献公既卒，数传至怀公圉（音 yǔ），秦穆公怨圉，乃求得重耳，发兵攻晋，纳重耳为晋侯。公任用贤人，国力大盛，继齐桓公为诸侯盟主。

②**道** 谈论。

③**无以** 不得已。以，通“已”，止的意思。

④**则王乎** 就谈论王天下之道吧！王，音 wàng，指王天下之道，谓以仁义治国而统有天下。

⑤**保民** 保护百姓。

⑥**御** 阻止。

⑦**胡龔** 齐宣王之近臣。龔，音 hé。

⑧**衅钟** 祭钟。新钟铸成，杀牲取血，涂其孔隙而祭。孔隙，此处作动词。

⑨**觳觫若** 恐惧战栗的样子。觳觫，音 hú sù。若，助词，等于“然”。

⑩**爱** 吝嗇、爱惜。

⑪**不忍** 指恻隐之心。

⑫**褊小** 狭小。褊，音 biǎn。

⑬**异** 讶异、惊怪。

⑭**彼恶知之** 百姓怎么知道它。彼，指百姓。恶，音 wū，何、怎么。之，指齐宣王以小易大的心意。

⑮**隐** 痛、怜悯。

⑯**择** 分别。

⑰**无伤** 没有妨害。

⑱**仁术** 为仁的心术。

⑲远 远离庖厨。远，音 yuàn。庖厨，厨房。

⑳说 通“悦”。

㉑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诗经·巧言·小雅》篇说：“别人有什么心事，我能揣摩出来。”忖度，音 cǔn duó，思量揣测。

㉒戚戚焉 心动的样子，即心有同感。

㉓复 报告。

㉔百钧 三千斤。喻至重。钧，三十斤。

㉕秋毫之末 鸟兽到秋季，为了过冬御寒而新生毫毛，其末端极为细小。喻细而难见。

㉖舆薪 一车的薪柴。喻大而易见。

㉗许 相信。

㉘形 情形、现象。

㉙挟太山以超北海 挟着泰山跃过北海。喻不可能之事。太山，即泰山，在齐国南面，为五岳中的东岳。超，跃过。北海，即渤海，在齐国北面。

㉚为长者折枝 替长辈折取草木之枝。喻不难之事。

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尊敬自己的父兄长辈，从而推广到尊敬别人的父兄长辈。上“老”字为动词，尊敬。下二“老”字为名词，父兄长辈。及，至。

㉜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慈爱自己的子弟晚辈，从而推广到慈爱别人的子弟晚辈。上“幼”字为动词，慈爱。下二“幼”字为名词，子弟晚辈。

㉝运于掌 运转于手掌上。喻极其容易。

㉞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诗经·大雅·思齐》篇说：“文王能修身作为妻子的模范，再推广到兄弟的身上，更推广到治理国家。”刑，同“型”，典型、模范。寡妻，国君自己谦称为寡人，谦称其妻为寡妻。御，治理。

㉟举斯心加诸彼 以此不忍的仁心，加之于别人身上。诸，之于。

㊱古之人 指古代的圣王。

㊲大过人 远胜过常人。

㊳权 用秤称量物品。权，秤锤，此处用其引申义。

③⑨度 音 duó，用尺丈量物品。

④⑩物皆然心为甚 物品的轻重长短，都要经过权与度才能知道；心的善恶是非，更要经过衡量。

④⑪抑 相当于口语的“还是”、“或者”。

④⑫构怨 结怨。

④⑬所大欲 最大欲望的所在。

④⑭肥甘 肥美甘甜的食物。

④⑮轻煖 轻软保暖的衣服。煖，同“暖”。

④⑯便嬖 音 pián bì，便佞宠幸的亲近者。

④⑰辟 音 pì，开辟。

④⑱朝秦楚 使秦、楚来朝。

④⑲莅 君临、统治。

⑤⑩以若所为 以如此的作为。若，如此。所为，指功不至于百姓。

⑤⑪缘木而求鱼 爬到树上去捉鱼。喻不可能。缘，攀爬。

⑤⑫若是其甚与 像这样比喻，恐怕太严重了吧！是，代词，指“犹缘木求鱼”的比喻。其，语气助词，恐怕。与，通“欤”。

⑤⑬殆有甚焉 恐怕比缘木求鱼更严重。殆，恐怕。有，音 yòu，犹“又”。焉，于此，此指缘木求鱼。

⑤⑭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 天下方一千里的土地有九个。海内，四海之内，即天下。方千里，一千里见方。古人认为中国内有九州，外有四海。一州方千里。

⑤⑮齐集有其一 齐国土地集合起来，有天下的九分之一，共方千里。其，代词，指上文“方千里者九”。

⑤⑯盖亦反其本矣 何不回到王天下的根本上来。盖，音 hé，通“盍”，何不。亦，助词，无义。其，代词，指上文“则王乎”之“王”。

⑤⑰商贾 商人的统称。贾，音 gǔ。

⑤⑱藏 储藏货物。此指做生意。

⑤⑲疾 怨恨。

⑥⑩赴愬 跑来诉苦。赴，奔赴。愬，音 sù，通“诉”。

⑥⑪其若是 发政施仁的结果像这样。其，代词，指发政施仁的结果。

若，像。是，代词，指“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皆欲赴愬于王”诸事。

⑥2昏 通“昏”，昏乱不明。

⑥3恒产 可以长久营生的产业。

⑥4恒心 人所常有的善心。

⑥5放辟邪侈 放肆、乖僻、淫邪、奢侈。

⑥6罔民 陷害百姓。罔，“网”之古字，此处作动词，张网捕捉之意。

⑥7制民之产 制定人民的产业。

⑥8乐岁 丰年。

⑥9之 往、向。

⑦0轻 容易。

⑦1不贍 力有所不及。贍，音 shàn，足。

⑦2奚暇 音 xī xiá，怎么有闲暇。奚，何、怎么。暇，闲暇。

⑦3豚 音 tún，小猪。

⑦4彘 音 zhì，猪。

⑦5畜 音 xù，饲养。

⑦6勿夺其时 不要剥夺人民耕种的时机。

⑦7庠序 古代学校的名称，殷曰序，周曰庠。庠，音 xiáng。

⑦8颁白者 头发花白的老人。颁白即斑白。

⑦9负戴 以背负，以头顶。

析论

本章是《孟子》一书中最长的一章，全文都是齐宣王和孟子的对话。齐宣王希望孟子为他讲述春秋霸主齐桓、晋文的事迹，但孟子不愿谈霸道，却委婉曲折地为他谈王道，波澜翻腾，跌宕有致。

本章依照对话的内容，大致可分为四个段落：

第一段从文首至“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以齐宣王以羊易牛的“仁术”，肯定宣王可以保民而王。

第二段从“王说曰《诗》云”至“然后快于心与”。孟子晓喻宣王推恩足以保四海，宣王之不能王天下，是不为，而非不能。

第三段从“王曰否吾何快于是”至“其若是孰能御之”。孟子分析王之所大欲，若顺欲而为，必有后灾；只有施仁政，方能无敌于天下。

第四段从“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至文末。孟子谈仁政之要在养与教二端，并提出仁政蓝图。

阅读本章，最需留意的有下列几事：

一、齐宣王即位第二年，魏国梁惠王攻打赵国，齐国用孙臧为将救赵，打败了魏将庞涓，此后过了将近二十年的安定生活，算得上民富国强。宣王先祖齐桓公曾为春秋霸主之一，而宣王时代，诸侯争为雄长，宣王也不例外，一心大欲为“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这是标准的霸业行径。儒家主张王道，而不主张霸业，孔子以来即是如此。孟子私淑孔子，当然也尊王黜霸，因而对于齐宣王之齐桓、晋文之问，很技巧地加以拒绝，而转入王道的讨论。这不是孟子不知齐桓、晋文之事，《孟子》书中，曾详述王霸之分（《公孙丑》上·三），即为明证。

二、儒家的政治理念是君王由修身做起，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修身的总道德是仁，因此仁心是做一个国君最根本的条件。像齐宣王不忍牛无罪而就死地，就是仁心的表现，而他被误解为吝惜的以羊易牛之举，本是基于仁心行事，孟子及时给予“仁术”的肯定，其用意在于诱导宣王能推其仁心，行其仁政，而有“推恩足以保四海”的结论，这对宣王的鼓励可说非常之大。

三、“不为与不能”一节，是《孟子》一书中著名的寓言，句句说得入理。我们不能以宣王有“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之问，就认为他幼稚无知。需知齐宣王当时心目中认为齐国如此富强，要做的都做了，而孟子还说他没有做，所以才有如此一问。这一问其实是很有深度，同时也可看出孟子说话技巧的高明和事理分析的透辟了。

四、仁政之要，在养与教二端。就重要性说，教为根本；就施政程序说，养为优先。因为一般百姓，无恒产就无恒心，所以明君制民之产，要能俯仰无缺。“五亩之宅”至“可以无饥矣”一段，是孟子养民的基本主张，再进而“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如此由养而教，是孟子理想中的仁政蓝图，实际上是承接孔子既富而教、足食而信的治道原则。

五、古代庖厨，既为炊膳之所，亦为宰杀牲畜之处。君子因为不忍那

些牲畜无罪而就死地，才有“君子远庖厨”之说，可是这句话被后世男人曲解为不帮忙做家务的借口，误解古书，真是荒谬。古代社会男主外、女主内，也许男人可以不做家事，但是现代两性平权，家事也要互相帮忙处理，才是正确的观念。

六、本章中，“君子远庖厨”、“明察秋毫，不见舆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缘木求鱼”、“无恒产、无恒心”、“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诸语句，有的成为成语，有的成为思想史上的名言，值得我们多去研读熟诵。

(六)

梁惠王^①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②矣！河内^③凶，则移其民于河东^④，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⑤，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⑥鼓之，兵刀既接，弃甲曳兵^⑦而走^⑧，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曰：“不可，直^⑨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知如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⑩，谷不可胜食^⑪也；数罟^⑫不入洿池^⑬，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⑭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⑮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⑯，涂有饿莩^⑰而不知发^⑱。人死，则曰：‘非我也，岁^⑲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⑳岁，斯天下之民至焉。”（《梁惠王》上·三）

章旨

孟子以战为喻，告诉梁惠王，王道之始，在于使人民养生送死而无憾；再教之以礼义，人民自然乐于归附，王道自然有成。

注释

- ①梁惠王 即魏惠王，姓魏，名罃，音 yīng，“惠”为谥号。
- ②焉耳 即“焉尔”。犹于是。焉，指称词，指国家。
- ③河内 地名，今河南黄河以北之地，旧时通称河内。
- ④河东 地名，今山西境内黄河以东之地，旧时称为河东。
- ⑤加少 更少。
- ⑥填然 鼓声。
- ⑦曳兵 拖着兵器。曳，音 yè，拖拉。
- ⑧走 奔逃。
- ⑨直 但、只是。
- ⑩不违农时 不妨碍人民耕种收获的时节。
- ⑪不可胜食 言食之不尽。胜，音 shēng，尽。
- ⑫数罟 音 cù gǔ，细密的渔网。
- ⑬洿池 洼下的池子。洿，音 wū。
- ⑭斤 斧头的一种。
- ⑮丧死 为死者治丧。丧，音 sàng，动词。
- ⑯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 谓狗猪牲畜吃人所吃的食物，执政者却不知道在此时加以约束制止。检，通“敛”，敛制，节制约束。
- ⑰莩 音 piǎo，通“殍”，饿死的人。
- ⑱发 开仓赈济。
- ⑲岁 年岁收成，指凶岁。
- ⑳罪 归罪。

析论

梁惠王自以为尽心于国政，但是遗憾不能吸引人民的归附，因此向孟

子请益。孟子并不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巧妙运用梁惠王的好战，举了一个“五十步笑百步”的例子，暗示梁惠王，如果只是在凶岁时才知道要移民移粟，那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治标而不治本。治国必须得其道而行，方可收得成效，而此道就是“王道”。

孟子认为，王道始于使人民养生送死而无憾，孟子首先举了三件具体的事例：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这三件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遵“时”养民。身为一国之君，岂会不知道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农时之道，只是在战事频仍的战国时期，各方诸侯为了扩张领土，富国强兵，总是滥用民力，使民不以时，如何能不招致民怨？因此后文所说的“无失其时”、“勿夺其时”，也都是进一步强调“使民以时”的重要性。如果能彻底力行这些攸关民生大计之事，可使百姓富足，生活无虞；同时对于家人的身后之事，也能尽其所能地表达心意，充分展现中国人事死如事生及慎终追远的传统观念。

不过，光是仓廩丰足、使民养生送死而无憾的“富民”是不够的，那只是王道之治的第一步。孟子进一步提出，必须以礼义教化民心。这正是孔子主张庶而富之、富而教之的治国之道。《论语·子路》有一段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以富民始，以教民终，“王道”才算完成。人民既能“仓廩实”，又能“知礼义”，国家还能不强盛吗？所以孟子说“然而未王者，未之有也”，正是此意。

孟子在自陈王道始末之后，还是要对梁惠王讽谏一番。他以“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为例，说明如果人主以为老百姓饿死了，都是凶岁的缘故，不是自己的责任，这种没有反躬自省能力的人主，又如何能期待百姓来归附呢？这也回应了梁惠王一开始就提出“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的问题。最后表面上是告诉梁惠王，只要他不再归罪于凶岁，天底下的人民自然会来归附；实际上是希望梁惠王懂得内省，力行王道仁政，以民为主，富民教民，如此方能成就王业。

(七)

邹^①与鲁哄^②。穆公^③问曰：“吾有司^④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⑤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

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⑥，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廩^⑦实，府库^⑧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⑨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⑩。’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⑪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梁惠王》下·一二）

章旨

孟子认为，在上位者要施行仁政，善待人民，人民才愿意为他赴难。

注释

①邹 国名，位于今山东邹县一带。

②哄 音 hòng，交兵相斗。

③穆公 邹国国君。

④有司 古代官吏的通称。

⑤疾视 怒目而视。

⑥老弱转乎沟壑 年老和体弱的人民饿死，尸体被丢弃在田沟山涧中。转，弃。沟，田中沟。壑，音 hè，山中涧。

⑦仓廩 储藏谷物的地方。

⑧府库 藏财货、兵甲的地方。

⑨慢 轻忽政事。

⑩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 从你身上做出来的，最后都会回报到你身上。

⑪尤 责怪。

析论

在上位者要施行仁政，人民才愿意为他效命尽忠。穆公问孟子，对于那些眼见有司为国捐躯，却冷眼旁观的人民，究竟杀还是不杀时，心里不解的是：有这批死命报效国家的忠臣，为什么没有人民愿意为国家赴死尽节呢？显然穆公并没有体悟其间的缘由。

孟子的回答，可以分解为三组相对关系：穆公与有司、穆公与人民、有司与人民。在古代，一般人民是无法直接上达天听的，下情想要上达，必须以官员为桥梁，如果官员存心欺瞒，又不幸遇到昏君，那么基层民间的疾苦真相，就难见天日了。孟子看出问题的症结，关键就在于有司与人民这层关系。当遇到凶年饥岁的时候，国家明明是仓廩丰足，府库充实，但是官吏却瞒上欺下，任那抵不住天灾的人民挨饿受冻，老弱饿死，填于沟壑，不得善终；四体健全的，流散四方以求生。这种无法以“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关怀，体恤人民的官员，怎么可能得到人民的信任，甚至愿意为他们牺牲生命呢？

在点出这段社会真相之后，孟子引述曾子的话“出乎尔者，反乎尔者”，就是要让穆公知道，事出必有因，今日收成之果，无论善恶，必定根植于昔日栽种之因。若真要论罪的话，那么弃人民于不顾的官员，才是造成恶果的主因。官先不仁，民才不义，人民只是一面镜子，明白地反映出官员当初的恶行、恶状罢了。

但是，再进一步看，有司不仁，又是谁造成的呢？当然是任命有司的国君了。国君如果能以爱民之心，推行仁政，必然会任用廉能勤政的官吏，对国家尽忠效命，对人民勤勉任事，人民有灾难，一定会赴汤蹈火，以“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之心去救灾，并且及时反映给国君，让国君做出最适当的决策。相反地，如果官员不能勇于任事，欺上瞒下，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国君昏庸无能，就是国君的人格有问题。明朝末年“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见明谈迁《枣林杂俎·仁集》），但是却没有几个能为国效命的，结果盗匪横行，外敌入侵，国破君亡，人民横死。其真正的原因是明朝神宗以后的皇帝人格行事都有问题啊！

由此看来，君主若能体察民心，施行仁政，慎选官吏，严格督导，就能让官员勤政，百姓富足；也才能使人民愿意患难与共、生死相依。这正

是“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离娄》下·三）的道理。

问题与讨论

1. “君子远庖厨”的真义何在？试申论之。
2. “不为”与“不能”有何分别？试举例说明之。
3. 孟子许齐宣王“以羊易牛”为仁术，并说“推恩足以保四海”，试说这二者的关系。
4. 梁惠王自认为已经尽心为国了，但是人民并没有因此加多。孟子以为梁惠王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问题出在哪儿。你是否也有这样的经验，自认为已经尽心了，但是事情却不如自己所愿，请举例检讨症结出在哪儿？
5. 孟子引用曾子“出乎尔者，反乎尔者”，告诫邹穆公什么道理？
6. 孟子认为得民心则得天下，而得民心之道何在？



二、因先尊贤

“因先尊贤”是孟子重要的政治主张。所谓“因先”，是指为政者当依照先朝圣王的典章制度以治国。因为先王殚精竭虑，建立可行的典章制度，后人作为准则，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所谓“尊贤”，是指为政者当尊重道德崇高的贤士。因为行仁政不能单有善心善政，还必须有贤能俊杰，才能确切辅助君王，实行仁政。

本单元选录四章，以明孟子“因先尊贤”的主张。治国之道，当遵先王之法，故首先编次“离娄之明”一章。为政必交邻国，因以大智、大勇之文王、武王为例，说明其道，故编次“交邻国有道”一章。尊贤使能为仁政之本，故编次“仁则荣，不仁则辱”一章。尊贤既然重要，然则如何识贤而舍不才，是为首要之务，故编次“孟子见齐宣王”一章。

(一)

孟子曰：“离娄^①之明，公输子^②之巧，不以规矩^③，不能成方员^④；师旷^⑤之聪，不以六律^⑥，不能正五音^⑦；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⑧，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⑨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诗》^⑩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⑪。’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

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⑫，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⑬，而仁覆天下^⑭矣。故曰：为高必因^⑮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⑯也。

上无道揆^①也，下无法守^②也；朝不信道^③，工不信度^④；君子犯义^⑤，小人犯刑^⑥——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⑦，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⑧，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诗》^⑨曰：‘天之方蹶，无然泄泄^⑩。’泄泄，犹沓沓^⑪也。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⑫先王之道，犹沓沓也。故曰：责难于君^⑬谓之恭，陈善闭邪^⑭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⑮。”（《离娄》上·一）

章旨

此章说明为政者应当效法先王之道，施行仁政。并强调人臣宜尽劝行仁义的责任。

注释

①离娄 黄帝时人，能于百步之外，见秋毫之末。

②公输子 春秋时鲁国巧匠，名般，一作班。

③规矩 画方与圆的工具。规，圆规。矩，曲尺，可以画方。

④方员 方与圆，员，通“圆”。

⑤师旷 春秋晋平公时的乐师，听辨音律，甚为敏锐。

⑥六律 正音之器。黄帝时令伶伦作律，伦截竹为筒，以筒之长短，分别声音之清浊高下。乐器之音，即以之为准。分阴阳各六，共为十二律。

⑦五音 古以宫、商、角、征、羽为五音，相当于现代音乐 do、re、mi、sol、la，亦称“五声”。

⑧仁心仁闻 爱民之心与爱民之声。闻，音 wén，声誉。

⑨徒善 空有善心。

⑩诗 指《诗经·大雅·假乐》篇，是一首赞美周成王的诗歌。

⑪不愆不忘率由旧章 不要有错误，也不要过失，一切遵循先王的法度。愆，音 qiān，过错。忘，音 wáng，通“亡”，遗失。率，循、由。

⑫准绳 测量水平与正直的工具。准，水平仪。绳，用以画直的墨线。

过人才能的巧匠、乐师，但若缺乏工具协助，他们在制作与调音上，都将受到限制。接着孟子指出要维系人类社会的和谐，也得依赖“工具”，那就是先王所遗留下来的美好的典章制度、礼乐政刑。这些客观的制度仪礼，存于典籍，也有因革可考，是为政者必须善于利用，以平治国家天下的利器。一个国君若不知依此而行，即使再有政治才能，也无法治好国家。

不论是规矩、六律这些有形的器具，或是典章制度这些无形的工具，它们的产生，绝非一人于一朝一夕所得以创造。但创发者、使之成形具体者，绝对是前代才智非凡的人；他们的创发，利用厚生，造福无数，因此得以称为圣人。后世为政者，欲平治天下，安定国家，便应效法古圣先王，体会其不忍人的施政仁心，揣摩礼乐政刑背后的精神，努力施行先王之道。一个国家，若有这样的君主，是幸福的。最怕的是执政者缺乏仁心，仁心不具，岂能懂得先王典章的价值？胡乱作为的结果，只有使百姓遭殃，群众受苦。因此，从政之臣最应该做的事，便是阻止如此缺乏仁心、不知效法先王的君主出现。文末孟子提示了为臣之道，在于时时刻刻期勉君主效法先王，施行仁政。一位贤臣，是永不放弃劝谏之责的。

今日社会，已无君臣之分；国家大事，乃全民得以参与。是以凡是关心社会的国民，实应效法孟子所说的“恭敬之臣”，时时以理想责难于政府，监督政府，劝勉政府，使政治能更加清明，社会能臻于安康。

(二)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

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①、文王事昆夷^②。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③、勾践事吴^④。以大事小者，乐天^⑤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⑥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⑦云：‘畏天之威，于时^⑧保之。’”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对曰：“王请无好小勇^⑨。夫抚剑疾视^⑩曰：‘彼恶敢当我^⑪哉！’此

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⑫云：‘王赫斯^⑬怒，爰整其旅^⑭，以遏徂莒^⑮，以笃周祜^⑯，以对^⑰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⑱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⑲，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⑳，有罪无罪惟我在^㉑，天下曷敢有越厥志^㉒？’一人^㉓衡行^㉔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唯恐王之不好勇也。”（《梁惠王》下·三）

章旨

孟子启发齐宣王当效法先王以仁、智交邻国，以大勇安天下。

注释

①**汤事葛** 汤以仁厚对待无道的葛伯。商汤定都亳邑，与葛国为邻。葛伯放纵无道，不祭祀祖先，但汤先后送牛羊供为祭祀，又派人助耕。

②**文王事昆夷** 文王以礼对待无理的昆夷。昆夷，西戎国名。周文王时，昆夷曾侵犯周国，一天三次兵临周城东门，文王修德而不与战。周城受困，文王虽有愠怒，但仍派遣使者慰问，没有废掉邻国相交应有的礼节。

③**大王事獯鬻** 周太王以忍让对待来侵的獯鬻。大王，即太王，周文王之祖父古公亶（音 dǎn）父。獯鬻（音 xūn yù）北狄国名，秦时称匈奴。周太王居邠（音 bīn）地，獯鬻来犯，太王拿财货进献，却无法阻止獯鬻的不断侵犯。邠地百姓怒而欲与之战，太王因不忍百姓参与战争而受伤，于是率领私属离开邠地，迁往岐山之下。邠地百姓慕其仁而追随他，周于是日渐壮大。

④**勾践事吴** 勾践以卑屈对待强盛的吴国。周敬王时，吴王夫差大败越王勾践于夫椒，越王以五千剩余军力退守会稽。吴王紧追至会稽加以包围，勾践委身求和，卑事吴王。其后吴王戒心渐懈，勾践始得自吴归越，生聚教训，终于起兵灭吴。

⑤**乐天** 乐行天命。

⑥**畏天** 敬畏天理。

⑦诗 指《诗经·大雅·周颂·我将》篇，是一首祭祀周文王的颂歌。

⑧于时 于是、因此。

⑨小勇 血气之勇。

⑩抚剑疾视 手持刀剑，怒目而视。抚，持。

⑪恶敢当我 怎敢对抗我。恶，音 wū，何。当，音 dāng，敌、抗。

⑫诗 指《诗经·大雅·皇矣》篇，是一首赞美周先祖功业的诗歌。

⑬赫斯 赫然，发怒之貌。

⑭爰整其旅 于是整顿他的军队。爰，音 yúan，于是。旅，军队。

⑮以遏徂莒 以阻止密国前往侵略阮国的军队。遏，止，《诗经》原作“按”。徂，音 cú，往。莒，指密国军队，《诗经》作“旅”。此诗提到，密国出兵侵犯阮国，所以文王发兵前往制止。

⑯以笃周祜 以增厚周朝的福祉。笃，厚。祜，音 hù，福。

⑰对 报答。

⑱书 指《尚书·泰誓》篇，或作太誓。为周武王伐纣，渡孟津，诸侯来会时的誓辞。

⑲作之君作之师 为他们立君、立师。之，通“其”。

⑳宠之四方 尊宠君师，给他崇高的地位，使四方都受他的治理与指导。

㉑有罪无罪惟我在 言人民有罪无罪只有我君师去考察。我，指君师。在，察。

㉒曷敢有越厥志 怎么敢放纵他的私欲。曷，何。有，或。越，放纵。厥，其。志，这里指私欲。

㉓一人 独夫，指纣王。

㉔衡行 横行。

析论

齐国在战国时代是个大国。齐宣王所问的问题——“交邻国有道乎？”实际上是想问与邻国之间关于结盟、敌对、征战方面的问题。孟子却故意不从此处回答，而从天理的角度回答，说明仁者能以大国事奉小国，是乐

行天命；智者能以小国事奉大国，是敬畏天理。大国、小国和平相处，便是邻国相交的典范。但这样的回答，显然不是齐宣王想要听的，所以齐宣王干脆直接表明，说自己有喜好武勇的毛病，意思是说自己喜好出兵征战。孟子不但不以为忤，反而顺着齐宣王喜好的匹夫小勇，进一步引导他培养像文王、武王一怒而安天下的大勇。文王、武王的大勇，不是基于本身的利害冲突而用武，而是为了全天下人民的利益而用武。言下之意，就是希望齐宣王摒弃因齐国利益而对邻国用兵的想法，而要有为全天下人民利益着想的大勇精神。

不为天下人民利益着想，只想着实现自己的丰功伟业，满足自己的统治欲望而兴兵好战的皇帝，汉朝有武帝、隋朝有炀帝，穷兵黩武的结果，西汉日渐衰弊，隋朝因而亡国，在历史上都留下不好的评价。观此则知，缺乏不忍人之心、让百姓出生入死、辗转于战乱之区而不得安宁的为政者，是天下人的敌人，历史上的罪人。

(三)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①，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②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③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④。今此下民，或敢侮予^⑤？’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教^⑥，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⑦。’太甲^⑧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⑨。’此之谓也。”（《公孙丑》上·四）

章旨

孟子以为治国应该施行仁政，任贤使能，明其政刑，切不可安于逸乐，自求祸端。

注释

①**贵德而尊士** 重视道德，尊重贤士。

②**国家闲暇** 国家没有内乱外患的时候。

③**诗** 指《诗经·豳风·鸛鷖》。

④**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 趁着天还没阴雨的时候，取那桑树根，缠结起来以修补门窗。迨，及，犹言趁着。彻，通“撤”，取。土，音 dù，通“杜”，齐国一带的方言称树根为杜。绸缪，音 chóu móu，缠结修补。牖，音 yǒu，窗子。

⑤**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那些在下面的人们，有谁还敢来欺侮我。予，鸛鷖自称。

⑥**般乐怠敖** 享乐怠惰骄傲。般，音 pán，通“盘”，乐。敖，音 ào，通“傲”，骄傲。

⑦**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诗经·大雅·文王》说：长久地配合天命而行，自己去寻求更多的福气。永，长久；言，助词；配命，配合天命。

⑧**太甲** 指《尚书·商书·太甲》篇。

⑨**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上天造成的灾祸，我们还可以避开；自己造成的灾祸，就活不成了。孽，音 niè，灾祸。

析论

本章分为两部分，“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以下为第二部分。前半提出尊贤使能、未雨绸缪的主张；后半则批评国君不知在承平时期厚储国力，只知整日游乐怠惰，终将自招祸端。

治国之道，在务行仁政，国泰民安，这是孟子的政治理想。想要顺利达到这个理想，必须要招揽优良舵手，贤能之士正是孟子心目中的优良舵手。所以国君应该贵德尊士，任贤使能，才能处荣避辱，连大国都要畏惧三分。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为政之道也是如此。国家承平时期，正是“明其政刑”、“绸缪牖户”的最佳时期，孟子引《诗·豳风·鸛鷖》为

证，“迨天之未阴雨”就是“国家闲暇”之时，“彻彼桑土，绸缪牖户”就是“贵德尊士，明其政刑”，“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就是“虽大国必畏之矣”，引《诗》和所要表达的意思扣得这么紧密，孟子真不愧是雄辩滔滔的政论家。

反观当时诸侯，不知利用承平时期明其政刑，贵德尊士；不是好战黩武，便是贪图享乐，这些作为都是自种祸因，正是“出乎尔者，反乎尔者”的因果循环，最后终会自食恶果。因此孟子举《诗》、《书》为证，说明无论祸福，都是自己招致的。《易传》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也是相同的道理。

周公辅佐成王，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所以为周代立下了八百年的雄厚基础；刘备三访诸葛亮，使诸葛亮深为感动，于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竭力驰驱，鞠躬尽瘁。这些都是尊德贵士、明其政刑的典范，值得为政者效法。

(四)

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①者，非谓有乔木^②之谓也，有世臣^③之谓也。王无亲臣^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⑤也。”

王曰：“吾何以识^⑥其不才而舍之？”

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⑦，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梁惠王》下·七）

章旨

孟子明告齐宣王：为君当谨慎辨识人才，留用贤臣，罢退不肖。

注释

①故国 传世久远的旧国。

②乔木 指年代久远的高大树木。乔，高大。

③世臣 累世立功的大臣。

④亲臣 亲信之臣。

⑤亡 亡失、亡匿。

⑥识 知，此处有预先知道的意思。

⑦卑逾尊疏逾戚 卑贱者职位超过尊贵者，疏远者职位超过亲近者。逾，音 yú，超越。戚，亲近。

析论

尊贤，是儒家在政治上的一项重要主张。国君选用贤臣，必须不分亲疏、尊卑，如果真是贤臣，地位卑下的，可以拔擢至高位，超越地位尊贵的；关系疏远的，也可以拔擢至高位，超越关系亲密的。人才的任用罢黜，完全以贤能与否作为标准，超越了“尊尊亲亲”的伦常要求，因此也就必须格外谨慎地进行考察了。

如何发掘贤者呢？众人的评价，当然是重要的参考。因为一个人的才能、学识是表现在外，别人得以观察到的。因此，透过旁人对某一个人的批评、观感，多少可以据以知晓这个人的大概。然而这毕竟只能提供大略的了解。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行事作风与处世原则，旁人不见得了解，所以，旁人的批评，不见得一定公允。因此，国君在选用人才时，还需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对于旁人的口碑、批评，要有所过滤。尤其不能仅以少数人的看法作为依据。如果观察的旁人，数量不多，哪晓得他们会不会党同伐异，嫉妒贤能，联合起来信口指鹿为马呢？哪晓得会不会居心不良，图谋不轨，一起滥用任免大权呢？即使是全国人的共同观点，国君都还得实际去察核清楚呢！因为某些有才识的人，往往是特立独行，不随流俗的，众人对他不见得有好的批评；相反的，乡愿之人，行为以讨好他人准则，毫无气骨、智慧可言，却也博得好名声。

唯有亲见其贤良与否，才能做最好的判断。孟子此章，重点摆在劝说

君主要有独立的判断力，不要为左右臣下所蒙蔽；要有实事求是的观察力，不要只凭耳闻。然而，君主的自主、自信，亦不能过了头。别忘了“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也是古之明训，以自己的评价推翻国人的共同看法，应有十分坚实的理由、万分缜密的考虑才行。否则，轻易为之，不也成了刚愎自用？

问题与讨论

1. 孟子提倡法先王，“先王”指的是谁？法先王，主要是学习效法什么？处于21世纪，我们应如何向古人学习？学习哪些优良的经验？
2. 一个人“好勇”，是不是好事？试举史实或生活所见，与同学互相讨论。
3. “进贤”是治国的必备要件之一，孟子提出怎样的用人原则？贤才要如何发掘呢？目前国家政府人才是如何进用的？请提出自己的观察与看法。
4. 孟子说“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请同学从生活的经验中举例说明。



三、仁者无敌

战国时代，诸侯为了扩充势力与国土，互相攻伐，几无宁日。各国人民，被迫征战，埋骨荒野者，不可胜数。老弱辗转于沟壑之中，无以为生者，比比皆是。孟子有感于此，因而主张保民、养民，施行仁政。他对于战争，极力反对；对于好战残民的国君，更是大加挞伐。本单元选编孟子有关仁者无敌思想的篇章，加以论述。得道多助，人和为贵，故编列“天时不如地利”为第一章。仁者无敌于天下，故编列“晋国，天下莫强焉”为第二章。研读上述篇章，即可了解孟子反对战争的主要见解。

(一)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①。三里之城、七里之郭^②，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③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④，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⑤，固国不以山谿之险^⑥，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⑦。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⑧。寡助之至，亲戚畔之^⑨；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⑩。”（《公孙丑》下·一）

章旨

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故得天下者，得民心而已矣。

注释

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用兵作战，只是靠天象时令，还不

如据有险要而有利的地势；只是据有险要而有利的地势，还不如上下和谐，得到民心的支持。天时，指天象时令，如风雪、晴雨、寒暑等。地利，指地势有利，如城池、山河、关隘等。人和，上下和睦而团结。

②**三里之城七里之郭** 三里见方的内城，七里见方的外城。指城郭之小者。郭，外城。

③**兵革** 兵器铠甲。

④**委而去之** 舍弃而离开它。之，指上文“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委，弃也。去，逃离。

⑤**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守住人民不是依靠疆土封记的界限。域，界别，此处用作动词，引申有限制的意思。封疆，疆界上的封记。封，聚土；疆，界。封土为台，用以标示疆界。

⑥**固国不以山谿之险** 巩固国防不是只凭借山河形势的险要。

⑦**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威服天下不是只凭恃强大的军事力量。

⑧**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施行仁民爱物之道的君王，会得到很多人民的协助；违反王道的君王，很少有人帮助他。得道，得仁政之道。

⑨**寡助之至亲戚畔之** 帮助他的人少到极点时，连他自己的亲戚都会背叛他。至，极。畔，通“叛”，背叛。

⑩**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仁君不战则已，要是非战不可，一定是会战胜的。

析论

《三国演义》描述赤壁之战的始末，当时曹操有数十万大军，进击江东，必然所向无敌。然而孙、刘联军之所以能火烧曹营，以相当少的兵力战胜曹操大军，主要因素之一就是诸葛亮借得东风之便，掌握了天时。由此可见天时的重要。

但是用兵作战，也不能全靠天时，《孙子·形篇》说：“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者，形也。”如果占据有利的地势，在很高的山谷中蓄满大水，然后骤然开启水闸，使得大水奔腾而下，那么在下的敌军必然溃散。此时任何有利于敌军的天时，都派不上用场了。可见天时不如地利。

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崤山与函谷关为天然屏障，真所谓“一夫当关，

万夫莫敌”；以黄河为护城河，即使是千骑也难以飞渡了。有如此山川，其国防应是固若金汤了，其政权应是足以传之千秋了。然而秦始皇不施仁义，荒淫残暴，旋踵之间，“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等到戍卒大呼，揭竿而起，函谷关不久就沦陷了。楚人放了一把火，可怜阿房宫就变成了一片焦土！）（杜牧《阿房宫赋》）汉朝取秦而代之。由此可见地利不如人和。

如何拥有人和的绝对优势呢？孟子昭示那些有国有家者：“得道者多助。”“施仁政于民。”（《梁惠王》上·五）“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公孙丑》上·六）为政者要一心一意把人民照顾好，只要有一个人流离失所，为政者都要惭愧自责，内咎不已。像这样爱民如子，饥溺是拯，还会不得人心吗？还会没有人和吗？实行仁政，就是“得道”，“得道者多助”，而成“仁者”，因此，孟子说：“仁者无敌。”（《梁惠王》上·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二）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①，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②；西丧地于秦七百里^③；南辱于楚^④。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⑤，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⑥。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⑦，薄税敛^⑧，深耕易耨^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⑩，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挾秦、楚之坚甲利兵矣^⑪。彼夺其民时^⑫，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⑬，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⑭？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梁惠王》上·五）

章旨

孟子向梁惠王陈述“仁者无敌”的道理。

注释

①晋国天下莫强焉 当年天下没有一个诸侯国比晋国强大。周威烈王

二十三年（公元前四〇三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各自建立诸侯国。魏独得晋国的故都，所以梁惠王还自称其国为晋国。

②东败于齐长子死焉 在东方，于马陵之战被齐国打败，我的长子魏申被俘虏而殉国。

③西丧地于秦七百里 在西方，被秦国袭击，割去河西七百余里的土地给秦国。

④南辱于楚 在南方，又于襄陵被楚国打败，失去八座城池，饱受侮辱。

⑤愿比死者一洒之 愿意替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完全洗雪耻辱。比，音 bì，为、替。一，全部。洒，音 xǐ，洗也，洗雪。

⑥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只要有一百余里的土地，就足以实行王道政治了。王，音 wàng，作动词用，称王于天下。

⑦省刑罚 减轻刑罚。

⑧薄税敛 少征赋税。

⑨深耕易耨 耕田时，翻土翻得深；耘田时，锄草锄得尽。易，治，用心整理。耨，音 nòu，锄田。

⑩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 让少壮子弟在闲暇时讲求孝、悌、忠、信的道理。

⑪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可以让他们拿着棍子去打退秦国、楚国的坚甲利兵了。制，音 ché，掣也，拿着。梃，音 tǐng，木棍。挞，音 tà，攻击。

⑫彼夺其民时 秦、楚等国剥夺了人民的农时。时，农时。

⑬彼陷溺其民 秦、楚等国残虐人民，使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⑭夫谁与王敌 有谁能和大王为敌呢？

析论

梁惠王再三战败，一心一意只想雪耻复仇。除了企图凝聚强大的军事力量，杀人盈野、杀人盈城之外，就没有别的方法了。他希望孟子教他的，也不外乎此。这样的想法真是无济于事。孟子一向主张施仁义，行王道；主张“保民而王”，则无敌于天下。当然他的回答会让梁惠王大感意

外了。

首先，孟子提出“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三个施政要项。他认为只有法治清明，刑期无刑；降低税率，藏富于民，才能使人民安居乐业，努力稼穡，增加生产。如果不能“省刑罚”、“薄税敛”，而一味地苛刻待民，则民不聊生，势将离心离德，纷纷迁往他国，还谈什么深耕易耨，谈什么“愿比死者一洒之”呢？

人民饱食暖衣之余，就要提高其教育水准。“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让每一名丁男都身强体健，知书达礼，他们自能“制挺以挾秦、楚之坚甲利兵”了。为什么呢？要知道治国的要务就是施仁政于民，把人民照顾好，让人民安居乐业。如果不此之图，一如秦、楚等国，“夺其民时”，不顾人民有父母妻子冻饿离散之苦，硬是把人民逼上战场，以满足国君开疆拓土的私欲，这就是“陷溺其民”，就是“残民以逞”。其结果必然是众叛亲离，不得民心。只要有机会，人民必然叛离，国君将成独夫。“陷溺其民”和“仁政保民”相较，其胜负高下就很清楚了。这就是“仁者无敌”的道理。

古来好战杀人、残害百姓的政权，尽管逞其淫威暴虐于一时，但是最后的下场都很凄惨。为了满足侵略野心，发动世界大战的许多独夫如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军阀，到头来莫不自食恶果，败国丧身。凡是大权在握的政治、军事领袖怎能不以此为鉴戒呢？

问题与讨论

1. 孟子为什么说“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2. 你对于战争有什么看法？

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这一章的含义，可见“诚”字在《中庸》中的重要性。

《中庸》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第二十章）朱熹的解释：“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诚即是真，事物有真相真理，人有本性本心；此真相真理，本性本心，都是出自于天性之自然，真实而无妄。所以朱熹说“诚”是天理之本然，而《中庸》则谓之“天之道”。圣人之德，浑然天理，真实无妄，不待思勉。但是一般人未至于圣的地步，不能没有人欲之私；有了人欲之私，便失去了本性本心，也就不能做到真实无妄，对于事物的真相真理，便无法明察观照，这种人必须有以教之，使其择善固执，然后可以诚身，是即《中庸》所谓之“人之道”。

至于如何才能使人择善而固执，则必须由学入手，即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五者有一项没有做好都不可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这四项是为了求知，知所以择善，也就是《大学》所云“格物、致知”。所谓“学而知之”，是属于“智”。经过“学知”之后，还必须笃行。亦即知所择善之后，还得固执，所谓“利而行之”，是属于“仁”。这五个项目除非不做，要做就要努力去做，使其完成，是属于“勇”。惟有如此，才能达到“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的效果。

《中庸》云：“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自诚明，谓之性”，是承“天道”而言，指圣人之德。“诚”是真实无妄，天理之本然。由此真实无妄的“诚”，去观察事物的真相真理，无不明照，这是性的本能，惟有圣人具有此德。至于“自明诚，谓之教”，是承“人道”而言，指一般未能臻于圣人之境的人，由于有人欲之私的缘故，未能真实无妄，所以必须有以教之，由“明善”而“诚身”，由努力学，问、思、辨而得到。自诚而明，是“生知安行”，从本以沿流；自明而诚，是“学知利行”、“困知勉行”，由流溯源。但达到修为成功，其为“诚”则一，并无二致，所以说“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儒家讲求的是“天人合一”、“内圣外王”，此一思想的实现，都是由一个“诚”字作为原动力来完成的。“诚”不仅是自己成全自己——成己，而且也成全万物——成物。成己是“仁”，成物是“知”。《中庸》第二十

章云：“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五达道即是《孟子·滕文公》篇上所说：“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而此五伦是天下所共行的为人之道，所以叫“五达道”。三达德则是由修养而得之于心的三种良能，天下古今所同得的理，所以叫“三达德”。要实践此五达道，还得通过知、仁、勇三达德。朱熹的解释：“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体此也；勇，所以强此也。谓之达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则诚而已矣。达道虽人所共由，然无是三德，则无以行之。达德虽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诚，则人欲间之，而德非德矣。”所谓“知”，就是知有此五达道；所谓“仁”，就是心中常怀此五达道；所谓“勇”，就是勉力行此五达道。所以无此三达德，就无法实践此五达道。然而三达德的表现，还得透过真实无妄的“诚”，五达道才能彻底的实践。程子曰：“所谓诚者，止是诚实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别无诚。”

《中庸》第二十章又云：“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所谓“九经”，就是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这九种治理天下国家经常不变之道。要实践此九种治国、平天下的恒常之道，也要出之于一个“诚”字；因为不诚，则此九经只不过是虚文而已。所以《中庸》特别强调“不诚无物”。

《中庸》第二十二章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唯天下至诚”指的是圣人。唯有圣人因能“至诚”，所以能完全发挥自我“天命之性”里的善，这是“成己”。能完全发挥自我天命的善性，自然也能推己及人，已达达人，使每一个人都能尽量发挥其“天命之性”。能尽人之性后，再推及于物，物的性也是天所赋予的；每一种物都有其不同的物性，要使所有的万事万物，也都能发挥其物性，为人类服务，不使有所废弃，这是“成物”。如此，便能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货畅其流。由于人类的善尽天命之性，激发其聪明才智，使万物各得其所，这就是“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并立为三了。

《中庸》一书，乃孔门传授之心法，朱熹所谓“以去夫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故其主在率性，而贯彻此道，乃在于“诚”。

综观《学》、《庸》二书，《大学》由明明德，以至治国、平天下，推衍为政之次第，是儒家的政治哲学。《中庸》由慎独、至诚，以至参天地，推衍为成己成物的极则，是儒家的人生哲学。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而以修身为本，内圣外王之所同。《中庸》之位天地、赞化育，而以诚为贵。成己成物，合外内之道。《中庸》之九经，以修身为首；大学之修身，又以诚意为先。《中庸》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是《大学》、《中庸》皆以诚为贵，读者不可不措意焉。



附录三

朱熹大学章句全文

1.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经一章

《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传之首章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传之二章。

《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缙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诗》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谖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谖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於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传之三章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传之四章

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粗精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补传之五章

2.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传之六章

3.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传之七章

4.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传之八章

5.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僨事，一人定国。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

《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

《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传之九章。

6.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从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

《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传之一〇章

附录四

朱熹中庸章句全文

1.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第一章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第二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第五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获、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第七章

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第八章

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第九章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第十章

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涂

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第十一章

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第十二章

2.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何，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第十三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人而不自得焉！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第十四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孥。”子曰：“父母其顺矣乎！”——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第十六章

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

必受命。”——第十七章

子曰：“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丧，达乎大夫；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

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

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第十九章

3.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芦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

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

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既稟称事，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第二十章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第二十一章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第二十二章

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第二十三章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祲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

诚如神。——第二十四章

4.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

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第二十五章

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鼉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

《诗》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第二十六章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第二十七章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第二十八章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故君子之道，本诸

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诗》曰：“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几夙夜，以永终誉。”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也。——第二十九章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帔；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第三十章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第三十一章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第三十二章

《诗》曰：“衣锦尚絺。”恶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人德矣。

《诗》云：“潜虽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

《诗》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

《诗》曰：“奏假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铁钺。

《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

《诗》云：“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子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诗》曰：“德輶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第三十三章

承续中断了的文化血脉（代后记）

王 丽

当 2008 年迎新的钟声即将响起之时，这套《国学基本教材》终于要在大陆问世了。

早在前几年，我就有个想法：站在现代的立场，将儒家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四书五经，请国内一流学者重新加以选辑注释，对象为中学以上文化读者。后来咨询了庞朴先生、童庆炳先生等几位师长，他们都认为此事很有意义，但做起来并不容易，首先是找不到有水平又愿意担当的学者，于是只好作罢。

去年五月，我为了写一篇有关民国时期及海峡两岸语文教育对比的文章，从厦门松柏中学的林采凤老师那里得知有这么一套书——台湾正中书局出版的高中《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即《国学基本教材》）。2005 年，林采凤老师曾借鉴这套教材，在本校高一年级开设了“两岸语文教学比较”的选修课。开课时由于名额限制才 30 个学生。第一堂课上完后，学生非常喜欢听，并且认为“很有用”。第二堂课听课人数一下子增加到 80 多名，不少是从别的科跑过来的，普通教室坐不下，只好换到大的多媒体教室。

林采凤老师的大胆尝试使我对这套教材产生浓厚的兴趣。后来，她应我的要求将书寄到北京。我看了后，觉得这正是我心目中设想的适合中学生学习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读本。

这套教材初版于 1999 年，是依据 1995 年台湾“教育部”最新修订公布的《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编写的。自 1967 年始，台湾“教育部”便要求各中学开设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课程。因此，这套教材是在原来教材的基础上，前后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精心打磨、不断修订而成。教材内容

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选读，供台湾高级中学三学年六学期教学之用，为每一个国民中学学生在国语课上的必修，不但要逐章逐节背诵默写，还要举行考试。教材编辑目标为“陶铸中学生优雅之气质、高尚之品德、并启导人生意义，宏扬中华文化。”选辑内容之标准为“以能反映中华文化之精髓，培养伦理道德之观念，且具有时代意义者为考量。”

也许是因为我当过多年中学语文教师，近年来又参与了新课标高中语文教材的编写，故特别注意编者对经典的立场，尤其是从原著中延伸出来的思考讨论题。因为选编一套四书五经通俗读本并不难，市面上充斥的同类读物已经无数，但能够做到即忠实于原著，同时又能将传统与现代打通，以现代来激活经典的却很少见。

而这套《国学基本教材》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尤其是“析论”部分紧扣原著要义进行阐发。如第一册“论君子篇”共选了孔子13条言论。其中第6条为：“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篇》）。’”教材是这样向学生解释的：

一个人的内在和外表都很重要。内在等于本章讲的“质”，指学问、道德等而言；外表等于本章讲的“文”，指口才、仪态等而言。假如一个人学问很好，却拙于言辞，不会表达；或者说品德很好，却仪容不整，不够雅观，给人呆板、粗野的印象，这就是“质胜文”。反过来说，假如一个人的言词非常流利，却没有内容；或者说相貌堂堂，威仪过人，却品德低下，给人浮夸、虚假的印象，这就是“文胜质”。“质胜文”或“文胜质”，都有缺憾，因此，内在外表，朴实与文采要配合得当，才能成为表里一致、彬彬温雅的君子。

在此基础上，编者又进一步发挥说：

一个人的内在与外表，犹如一件器物的材质与外貌，材质好、外貌不好看，或者外貌好看、材质不好，人们不一定会很喜欢它，必须要二者兼美，才会得到人的喜爱，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内在外表双美具备，才能称为彬彬君子。要特别注意的是，外表是指表现在外的语言能力、举止行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国学基本教材 大学 中庸 孟子卷

丛书名 =

作者 = 李鍈主编

出版社 = 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 = 2007

形态项 = 209

页数 = 209

原书定价 = 24.80

读秀号 = 000006323651

SS号 = 11960365

ISBN = 7-5011-8226-4 / G63

分类号 = 070518

主题词 =

参考文献格式 = 李鍈主编 . 国学基本教材 大学 中庸 孟子卷 . 新华出版社 , 2007 .

简介 = 本书是台湾中学教材的大陆简体版，任继愈先生作序推荐。书中引用了《大学》《中庸》和《孟子》中精华篇章的原文，以析论、注释方式引导学生理解原意，然后用讨题论的方式启发学生联系实际思考问题，对培养中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辩证学习国学有较大帮助。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孟子卷

论性善

一、人性本善

二、存养善性

三、存理克欲

论行为

一、行止务本

二、涵养操持

论教育

一、自动自发

二、确立标准

三、环境移人

论政治

一、民贵君轻

二、因先尊贤

三、仁者无敌

大学卷

中庸卷

附录一 孟子传略及其学术思想

附录二 学庸概说

附录三 朱熹大学章句全文

附录四 朱熹中庸章句全文

代后记：承续中断了的文化血脉